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小剧场话剧百花齐放，大家对戏剧文化的理解力越来越强。而我，将不再孤单——

人生最奢侈的事儿

□ 王翔口述 陈莹莹整理

王翔，牙医，“今日齿科”创办人。2008年，他创立了北京第一家民营独立小剧场蓬蒿剧场，并从此开始了“以牙养戏”的历程，每年投入70万元用于剧场运作。迄今为止，蓬蒿剧场已上演1600多场戏，发起和承办了6个戏剧节，包括四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

温暖地活着

1985年，我来北京医科大学进修，看到王蒙在报纸上推荐《和氏璧》，就去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话剧。

那两个小时，我第一次知道除了音乐美术以外，竟然还有这样一种艺术形态。戏里，卞和两次向楚怀王献玉都被视为欺君，先后被砍掉了双腿。卞和怕徒弟受牵连，把他赶走，徒弟哭着说：你别赶我走，我是爱真玉的，我是真爱真玉的。

编剧张晓风的阐述让人震撼：生命是可贵的，甚至是可敬畏的，但还有一些比生命更可贵，是一些支持生命，使生命可以活下去的东西……18岁的时候谁不会谈理想？年轻的时候，谁不曾有热情，但像卞和这样，以一生之久坚持一项真理，长期受凌辱，处寒微，甚至失去双腿，又有谁能坚持呢……这句话，我记了30年，还会记更久。那时候我就想：考上第四军医大学的研究生，分配到海军总医院，在北京过上“有话剧的日子”。

2003年，我看了由王晓鹰导演的话剧《哥本哈根》。德国科学家波尔追问：“科学家能够违背良心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吗？”这部戏讲的是人类的终极困惑，有情愫、有哲学、有历史、有生命、有终极关怀。这种感受太大了，比其他收获更让我感到生命的分量 and 重量。戏散场后，两个女学生在座位上哭了10分钟。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就是自己花钱一次性邀请60余位朋友看话剧《哥本哈根》。

作为戏剧发烧友，我成立了“国话俱乐部”，还把自己的三居室房子打通让演员们排戏。

作为医生，我知道人有感觉神经、运动神经、植物神经，不同于前两者可以被命令，植物神经不行，你不能强制自己愉悦、脸红，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但是戏剧让人呈现了这种无意识的状态，演员在舞台上将生命与角色融合。在这里，人和人相遇，现实和未来相遇，真实与假定相遇，肢体和语言相遇，灯光和音乐相遇，美术和音乐相遇。它需要组织这个空间的人有着最高的能力：语言肢体、音乐舞美灯光、想象和真实的能力、假定和推理的能力。不同于文学，作者创造一个世界，你读书就走进了它的结构；戏剧则是导演、编剧、舞美、演员一起把观众面对面地结构在了现场里，你逃都逃不掉。

2004年，我担任出品人的第一部话



剧《暂住证》在人艺小剧场演出，舞美和台词都特别简单，但倾注了我的生命理念与思考。《暂住证》的脚本写道：我们因为很多相同或者不同的原因，从很多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来到这座城市。我们欢乐，我们痛苦，有时也会变得麻木、茫然失措，忘记了到这里来的初衷，我们逐渐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成为一架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但我们忘记了，即便是一颗螺丝钉，他也应该有他的灵魂！

朋友徐小平看完这个戏，给了我一段评价，他说：暂住是停顿、温暖、牵挂，但目的是为了往前走。

这个戏亏了2万元，我却享受了巨大的愉悦。

最浅的痛苦

我觉得过去的社会是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现在物质丰富了但精神依然匮乏。纽约有近千个小剧场，伦敦、巴黎、东京也有数百个小剧场。而同样作为世界文化大都市的北京，能正式演出的大小剧场加起来也才有20多个。只有更多种类的民间剧场，才能为中国话剧事业的繁荣打下基础；话剧艺术家、话剧专业的年轻导演演员，也需要更多有效的艺术生命栖息地和创作空间。

我用一年多的时间，丈量了北京市东城区的每一间四合院。不同于建饭馆有很多选择，建一个文化空间，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更多的人走进来，就必须选择城市中心。

选准地址之后，剧场的名字让我费了一番脑筋。后来，话剧《李白》里的一句诗给了我灵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蓬蒿人的意思就是普通人，我反诗义而用之，希望通过剧场的建立，让更多普通人走进剧场、走进戏剧、走向高贵、走向丰富，像结构戏剧那样结构自己的人生，使自己的生命达到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因为装修剧场，邻居大妈报了3次警。当东城区交道口办事处找到我，希望写一部反映社区发展变化的戏时，我写了《锣鼓巷的故事》，讲述了剧场诞生的过程，被邻居报警也是其中的一个情节。这部戏在2010年第一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演出，我把报警的大妈也请来观看。现在，她经常带着外孙女来这里喝咖啡。

创办蓬蒿剧场的时候，我就把它定义为公益性。现代社会里，当商业气息弥漫时，我希望小剧场话剧的核心是反主流、反传统、反商业的。艺术产品并不单纯是娱乐产品，而是一种对精神灵魂的洗涤，我希望能够通过公益性的民间剧场，给所有人接近艺术、欣赏戏剧的权利，让艺术更纯粹、更干净。

有这样一规律，真正的戏剧创作，票房收入最多只能达到投入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只能靠政府和各种文化基金会来支持。每天，我会从牙科诊所的收入里拿出2000元补贴剧场的开支。

今年，我也遇到了资金的问题。第五届南锣鼓巷戏剧节总投资180万元，

坚持低票价、坚持公益性，预计票房30万元。除了东城区戏剧建设促进委员会的支持，还有100万元的缺口。招商进行了三个月，还是没有结果。为了让戏剧节如期举办，我决定自己把这个缺口扛起来。但一个人的财力和精力毕竟有限，最难的时候，我想过卖房。

后来，老艺术家蓝天野先生联络召集了一批艺术家，向社会倡议义捐来支持南锣鼓巷戏剧节。他说，希望我的朋友王翔保护好他搭了6个支架的心，长久地做下去。

在这次戏剧节上，当儿童绘本剧《虎王子》和《神马》结束的时候，我走上台，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们一起说，王叔叔我爱你。因为王叔叔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

其实，人生最奢侈的事儿——请朋友看话剧、建自己的剧场——我都做到了。丢失数额很多的钱，只不过是浅薄的痛苦。

不再孤单

说实话，刚开始办剧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缺失丰富让我感到恐惧；也是为了诊所医生的需要，让他们能看更多戏。

现在我明白：一个人最高的生命表达是艺术的表达，最终的收获是付出。

去年6月份，日本导演古川孝治拿着三页纸的剧本大纲来到蓬蒿剧场，我只知道这是一部反映福岛海啸时，中日韩三国人民一起抗击灾难的故事。今年1月，这部戏排成来蓬蒿首演，我们看到了一部多么美好的艺术作品。

“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在他们之前，首先都是人。人身上有一个地方是叫灵魂的。”这句《祝言》剧中的台词是一个观念；到了下一句，“灵魂这个地方，是在那里，实实在在地，直接诱发回想的”，这就成了完美的艺术呈现。

黑格尔说，“观念的感性呈现，即是美”。我们用艺术，呈现出生命的坚韧，生命的温暖，生命的美，超越了民族和国界。

在大师工作坊单元，日本艺术家山田云带着20名普通人，踏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呈现了《春之歌》。通过艺术和付出，让周围更好，也让我们自己更好。

生命是最难的，也是最美丽的。艺术，就是要将生命的最美和最难呈现出来。

作为艺术表现形态的戏剧有什么用？我想有三条可以成立。一是呈现美；二是认知世界和自身；三是评议社会，把不好解决的问题，搬到舞台上来思考、来讨论、来提前解决、良性解决、建设性解决。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小剧场和小剧场话剧百花齐放，整个社会对戏剧文化的理解力越来越强。而我，将不再孤单。

那些来自鲁甸的身影

□ 王晋

在灾区，能听到各种口音。北京、江苏、广西、江西、山东、河南，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他们有个共同的心愿，“不给灾区添乱，用专业知识帮灾区一把。”

25岁的郑显发长了一张娃娃脸。他来自四川眉山，笑起来憨憨的。“别人都说我像中学生，我就给他们看我的身份证。”小郑父母双亡，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很乐观，他爱说的一句话是，“我这样的人都能活得好好的，谁会活不下去嘛。”他是名汽车维修工，地震后来鲁甸，他有个最朴素的想法，“受了别人的帮助也要帮助别人。”在灾区，他每天自己抢活儿干。搬运物资、搭帐篷、打扫厕所，干活、累活他都干。“可能我动手能力还可以，学了几次搭帐篷，就搭得又快又好。我请人在我衣服上写上‘专业搭帐篷’，现在我带出来好几个徒弟了。”打扫厕所是最脏的活儿，但小郑主动去干，“灾区的卫生靠大家，厕所太脏了，得有人打扫。”

36岁的白宏伟来自四川自贡，他曾参加过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地震救灾。“我是8月4日到鲁甸县民政局报到的，告诉他们我可以帮受灾群众疗伤、推拿。”在灰街子安置点，白宏伟很受欢迎。他给大家理疗推拿，还是一线爱心团队的队长。“我们这个团队里，有各种特长的人，还有攀岩高手。最多时有40多人，现在还有十几个。”见到记者时，他在这已坚守了近十天，“明天我回去处理点事情，马上再回来，这里需要我！”

满头白发的赵俊方，来自河南，今年63岁，曾参加过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的志愿服务。这位老人带着一批年轻人在县城救灾物资接收点帮着搬运、发放物资。连日来，物资不断运来，很多人都累得够呛。他说，“我一直给孩子们说，前线需要人，后方同样需要人！在后方，可能没多少人看到，但一样是为灾区做贡献！”

经历过天灾大难，忙碌在救灾一线，当地人用行动写下“自强不息”。

还记得嗓音嘶哑的龙泉社区专职副书记王印，她是位大学生村官，2011年毕业于。平时看着娇娇弱弱的女孩子，在灾难来临时，变得坚定而果敢。地震当晚，她负责给遇难群众遗体编号登记，抚慰家属，“当时顾不上害怕，家属都哭哭啼啼的，我特别心痛！”当天，他们淋了一宿雨，没有东西吃，又饿又冷。“震后第四天，我吃到了一小钵米饭，没有菜，我撒了点辣椒面，太香了！我们是干部，有吃的先给受灾村民，没帐篷，只能跟村民挤在一起，20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只能侧躺不能平躺。”这些天，她忙救灾、忙统计、忙发物资，扁桃腺发炎了。她以前得过肺炎，想回县城拍个片子，片子还没拍，一个电话就又回到岗位上。她胸前戴着党徽，这位“80后”对我说，“大灾难时，群众把党员干部当成主心骨。我是共产党员，感觉特别神圣、责任特别重大！”

经过灾难的洗礼，孩子们更懂事了。在灾区，有很多忙碌的“小志愿者”。在小寨中学安置点，正午的阳光晒得人睁不开眼睛。一辆大卡车开来，大人们忙着搬物资，车厢里，3个瘦小的男孩帮忙卸货。他们只有15岁，都是小寨中学的学生，这些装满棉被的大包一个60斤，卸完一车棉被，他们累得气喘吁吁，衣服都湿透了。他们每天主动帮忙卸货，小脸晒得黑黑的，像男人汉一样坚毅。

县城里，出租车贴着红色的“抗震救灾爱心车”标志。听到你是外地口音，看到你背着重重的背包，“的哥”、“的姐”都会热情地送你一程，分文不收。司机罗振会说，“你们千里迢迢来帮助我们，我们是鲁甸人，更要为救灾出力。我们都是中国人，遇到灾难就该齐心协力！”

回族老人马玉武一早就赶到云南公安边防总队医疗救援队的帐篷前送草药。“今天我送的是山上采的毛鞭梢、拔毒散，军医们给我们治病，我们就给他们送药。我是沙坝村清真寺的哈吉，我们寺院里挂着横幅，‘各民族大团结，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越是遇到灾难，我们就越要团结！”

甘家寨村民桂泽芳老人现在住在小寨中学安置点。甘家寨是灾区最大的垮塌处，山体滑坡掩埋了32户人家，垮塌的土方高于原来路面十几米，滑坡体达1300多万立方米。她的家被滑坡体掩埋，老伴儿不幸遇难。“不敢回去啊，看到那个地方，心痛！我今年69岁，老伴儿72岁，现在还挖不到。”说到这里，桂泽芳老泪纵横。平复一下情绪，她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的关心！你们那么远来帮助我们，我们永远忘不了！我们这里条件不好，让你们受罪了！”这声“谢谢”，让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老人却关心着我们，这种关爱，让人动容。

8月17日晨，昭通市永善县发生5.0级地震。消防官兵和志愿者紧急驰援，奔赴新的战场。临别时，他们匆匆敬了一个军礼，那个画面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知道什么叫“义无反顾”。

灾区的天气阴晴不定，正午暴晒，夜晚阴冷，随时到来的雨让山路更加泥泞崎岖。行走在灾区，余震、泥石流、塌方让人心悸，但从不乏温暖。4岁的小雨馨拉着我去帐篷学校，她的小手软软的，帐篷课堂里的歌声、读书声充满希望，帐篷外早起的火熬的粥腾腾热气。青山依旧，生活还会继续。

最美一线工人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则居家过日子的“节约经”，正被矿山一线的“节约达人”们演绎出新阐释。

“小赵，把你脚下那几个平垫片捡起来，给它们整形还可以继续使用。”“老李，把这截用剩下的铁丝交回库房，以后还能派上用场。”太钢尖山矿采矿部运输作业区检修班检修一组组长巩俊义在检修完一辆运矿大车后，一边和组里的几名检修工认真回收着检修时用剩下的材料，一边“唠叨”个不停。一个垫片、一截短铁丝都难逃老巩的“火眼金睛”。旁边的人说：“老巩天天如此，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大家都叫他‘节约达人’。”

说起老巩，工友们公认他有“节约三绝招”，这也是他的制胜法宝。

绝招一，勤思索严格控制材料使用。检修中，一些消耗材料只要有希望可以节省下的，老巩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节省。旧螺丝生锈了，用煤油洗干净继续使用；旧垫片变形了，用手锤捣捣再用。绝招二，勤动脑开展技术创新。有一项由老巩提议并实施的运矿大车排气管技术创新，

省下的就是挣下的

□ 刘存瑞

被推广使用，不仅降低了排气管的故障率，同时也降低了人力、材料的消耗。绝招三，勤动手积极修旧利废。运矿大车零件的修旧利废是老巩最拿手的，一些损坏后更换下的备件，经过老巩“拆东墙补西墙”的重新拼组后，就会有“用武之地”，转向助力缸、悬挂缸等在老巩“妙手”下修旧如新的备件不胜数。

“干活不节约，好比买个没底锅”，谈起节约经，老巩常叨叨一句话：“只有把公家的东西当成自家的，才能物尽其用，避免铺张浪费。节约无小事，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时间长了算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费用！”老巩的节约经就这样一遍遍地念着，时间长了，周围的人也得到了感染。

今年3月7日晚上11点多，检修一组的工室依旧亮着灯，传出的笑声在寂静的矿山回荡着。

“太牛了，大家快看，咱们修复、组装起来的这个举升缸运行起来多灵活呀！真是毫无瑕疵，成吨的矿石它就顶起来了，真给力！哈哈哈……”检修工王小磊看着自己和尹建存、韩慧峰3人竭尽全力刚刚修复，安装在505#运矿大车上运行正常的举升缸，兴奋、激动、欣慰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让这个阳光小伙子笑得合不拢嘴，还哼起了小曲。

举升缸是130吨运矿大车举升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505#运矿大车的举升出现故障后，鉴定为左侧的举升缸损坏。更换一个新的举升缸固然可以一步到位解决故障，可备件费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权衡一番后，尹建存他们3人作出了一个极富挑战的决定：利用另外2个报废的举升缸与505#运矿大车的举升缸进行搭配、组合、修复，就这样，一幕修旧利废、物尽其用的场景在检修班开始悄然上演。举升缸体积庞大、笨重，内部液压元件要求精确，修复工作首先得将每个举升缸分解，确定内部损坏部位，然后才可以“拆东墙补西墙”进行重组、搭配，对一些磨损、变形的零部件必须进行打磨、整形。修复过程中的困难虽然层出不穷，但是检修工们的智慧也是无穷尽的，面对这些“拦路虎”，大家群策群力、力排万难，一个个“金点子”、“银点子”应“势”而生。整整一天辛勤的检修工作，经过“大手术”后的举升缸“横空出世”了，集三个损坏举升缸的精华，造就出了一个“破茧重生”变废为宝的精品举升缸。

“节约达人”老巩和检修班的事情经过厂宣传科的宣传，在职工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的节约神经好像被“刺激”了一下，在全厂活跃了。

5月初的一天，负责计量器具校准

的计量检验室仪表班迎来了一个“较真”的客户。锅炉作业区的小席反映说：“上个月锅炉房为降低水电消耗开展了很多工作，一个月下来电耗有所下降，但水耗反而比上月还多了50吨水出来？一定是你们的流量计不准有了偏差，快帮我们将准一下！”

班长贾培峰听后，带领职工对锅炉房总水阀门上的固定式流量计进行了现场信号检测，结果显示在正常范围内。小席一脸不解，“不可能，流量计一定有问题。”计量检验室的职工们又返回班里，一一作了比对待准，结果与之前一样。既然检测数据没有问题，这50多吨水到底哪去了呢？

为了彻底解开这个疑问，检验室将所有在用的水阀门关闭后，观察流量计仍显示50多吨水，说明有漏水的地方。锅炉房从工艺环节逐一排除后终于发现是出渣水阀使用后未及时关闭，让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也许50吨水的消耗、一个垫圈、一个设备对于一个矿山的生产来说并不算多，但老巩说，“省下的就是挣下的，浪费何以对得起自己身上的工作服？”就这样，在这帮节约达人的细抠下，今年前5个月，太钢较去年同期仅成本就降低了近7亿元。